

武寧縣志卷之三十九

武寧縣知縣滇南李 珣纂

藝文 雜著

宋

東軒銘

黃庭堅 分寧人

溫陵呂晉夫為武寧縣其轡勒足以御吏其俎豆足以和民以其身為綱以其僚為紀其有所急也民以為義其有所緩也民以為仁於其歲豐民間新作東軒以告豫章黃庭堅曰以此聽民非以勤民也予觀今之吏記三年則解體不治民亦厭之今呂侯不得代踰四年矣而勤民如始之日民亦安樂之唯恐其去也故銘以勸來者呂侯為邦如匠規矩除治燕處不即歌舞於此近之間民疾苦里無追胥抱孫買鋤吏無重糈猛虎如鼠我班王春民在東臯于耜于餉勸其作勞亟其耘耔無慢于傲役乃暇日于茅索絢桃李兌矣松柏峙矣知我民稼雨澤時矣萬物芸芸自本自根於其並作我觀其復富貴浮雲荷戈而逐呂侯燕居不棘其欲東軒高明有突有榮以納日月以陳鼓笙侯在東軒左經右律燕及其僚射侯酒食咨爾後來式鑑斯今無以豆觴費民寸陰

報慈庵銘 并序

釋德洪

武寧西峰達上人年方妙而孝思度越流輩父母喪則泣于墳所旦夕誦唄以時臨遂自名其庵曰報慈嗚呼達可謂知如來大師律我比丘之意經豈不曰孝名為戒乎余謂其所為有補於名教乃為之銘曰
竹叢生謂之慈竹鳥返哺謂之慈鳥豈吾含齒而戴髮乃彼

烏竹之不如故有終天之痛心再折而情枯蒔松楸以上雲
雨就樹陰以縛屋廬營世出之冥福生五濁之芙蕖知輪珠
以行道明月皎皎其影孤念此風之可尙聊以起精進而激
懦夫

按德洪字覺範號寂音晚號甘露滅江西筠溪石門寺沙
門工詩文與黃山谷善於靈源清上人爲昆弟此銘當由
海昏過武寧至黃龍山時作也

與呂晉夫帖三首

黃庭堅

冬暖而雨天氣未佳不審比來何似伏奉牋記累幅禮數過
當雖懷戢勤重然甚悚仄不敢承也比以舟楫未治淹留意
緒殊不佳遠承津遣開濟行李非仁哀孤苦安能如是欽服
高誼大不可言不肖於公家伯仲有一日之雅又德占家復
武寧縣志

卷三十九

藝文雜著

二

七百十八
四百九十一

聯瓜葛徒以未嘗得望履舄故不能一通記問今者遭罹大
故護喪葬田舍道出貴部恭然凶麓無緣參候伏惟豈弟之
政田里所安縣齋虛閒寢膳宜適哀苦癯瘠雪寒手凍上狀
不如禮伏幸痛察

按公以元祐七年壬申正月八日護母安康郡太君喪抵
家則此書當在六年冬暮舟過武寧時所作

比辱車騎臨顧恩意良厚適到家日苦賓客肴具菲薄不足
淹留君子於今愧悚比方掃除巖下草堂日親鋤灌林影水
聲可以永日恨公不能來耳雙井四瓶皆今年極嫩者又玉
沙芽一斤以調護白芽然此品自佳氣味但未得過梅香色
味皆全爾公着意茲想不可欺也

別後忽復春夏哀苦窮窘多病嬰纏日力不自給久失修問

卽日初暑不審何如伏惟平易之政民有畏罪懷人之心訟庭寂然縣齋燕處有以自娛聞代者已在湖口解印想必有期遂有相遠之嘆臨書增懷

書招清公詩

黃庭堅

草堂鄭郊處士隱處也小堂芙蕖盛開使鷄伏鴛鴦爲雛與人馴狎不驚畏老禪延恩長老法安師懷道遯跡雖與慧林本法雲秀同師頗以討飯養千百閒漢爲笑也清公少時蓋依之數年嘗教誨道俗云萬事隨緣是安樂法清公云如安禪師心無簡擇可愛可欽舟中晴曖閒弄筆墨爲太和釋智興書

題靈源門榜

釋德洪

靈源初不願出世隄岍甚牢張無盡奉使江西屢致之不可武寧縣志 卷三十九 藝文雜著 三 七百一十七 久之翻然改曰禪林下衰宏法者多假我偷安不急撐住之其崩頽跬可須也於是開法於淮上之太平予時東游登其門叢林之整齊宗風之大振疑百丈無恙時不減也後十五年見此榜於逢源之室讀之凜然如見其道骨山谷爲擘窠大書其有激云

題昭默遺墨

昭默老人道大德博爲叢林所宗仰雖其片言隻偈翰墨遊戲學者爭秘之非以其書詞之美也尊其道師之德耳予游諸方處處見之開卷輒識其真精到之韻骨枯老狀蓋其退居時筆也南嶽見方廣圓首座出此爲示噫圓知敬慕昭默其亦賢於人遠矣

題真歸誥銘

宗師之于生死之際說法作偈者有之未有自作銘誥者也予觀昭默此文奮激頓挫精到無餘雖鳩摩羅什道安輩平時作爲且不能及况病與死隣者能爾乎蓋其道眼高妙唯道是視初不知其有死生之烈也不然何以卓絕高勝如是之盛哉拜讀不勝增氣

跋山谷所遺靈源書

熙寧元豐之間西安出二偉人徐德占一旦興草萊與人主論天下事若素宦於朝黃魯直氣摩雲霄與蘓東坡並馳而爭先二公皆名震天下聖世第一等人也而詩詞所寓翰墨之妙拳拳服膺於靈源大士如此則知彼上人者必有大過人者耳高安道人誼叟久從之遊蓄此書出以示予予祝之使藏之名山庶百千年之下知江南道德所在未全寂寥也

武寧縣志

卷三十九

藝文雜著

四

七百一十五
四百九十五

論修水

吳曾

修水在分寧縣北東南經縣治又經武寧縣東北流六百里至海昏又東流一百里入彭蠡湖世傳郭璞記曰有魚名儵有水名滌天下有事此地無憂言可避亂也予按陰陽書云水宜東流蓋巽居東方其次則北北乃艮方耳所以寧雖深僻險絕然代出偉人至若贛水皆西流所以自南朝以至今日人物殊少然則璞記滌字從水何耶按史記徐廣以滌音先糾反或恐通用也

法安大師塔銘

黃庭堅

禪師號法安出於臨川許氏幼謝父母師事承天長老慕閑年二十誦經通授僧服則無守家傳鉢之心求師問道不見山川寒暑初依止雪竇重顯顯沒則依天衣義懷雖蒙天衣

印可猶栖法席數年同參皆推上之法雲禪師法秀尤與之友善以經論入微爲同業參元入不二爲同門故也辭天衣又探蹟鈎深靡不經歷年三十有七歸在臨川初授請住黃山之如意院破屋壞垣無以風雨師住十年大厦崇成僧至如歸乃謝去下江漢航二淞上天台四明泝淮汶而還所至接物利生未嘗少怠白首懷道蕭然無侶倚杖於南昌又遷宿於武寧之延恩寺延恩父子傳器貧不能守之初以爲十方始至草屋數楹敗床不簣師處之超然縣尹裴士章欲糾合豪右爲師一新之師曰檀法本以度人今不發心而強之是名作業不名佛事裴以師苦田因止不爲師亦住十年凡安衆之地冬燠而夏涼鐘魚而粥鐘魚而飯來者息焉以元豐甲子歲七月命弟子取方丈文書勿復料簡商略爲聚如

共住僧數人與其一則示微疾其八月辛未終於寢室閱世六十有一年坐四十有一夏弟子普觀營塔於後山距寺百步師生平常教勸人萬事隨緣是安樂法師之居延恩人視之不堪其憂於是法雲秀常有衆千數百說法如雲雨所居世界莊嚴其威光可以爲兄弟接羽翼而天飛也以書招師云云師發書一笑而已予舊聞禪師爲有道而用晦者每嘆息其無傳晚得友道人惟清清之言曰我初發心實在延恩安公告戒策勵如父母師友中心以謂凡住山者法如是爾及遊諸方罕遇如安公者以是提耳之誨不忘於心若安公名稱利養實不能與天下納師爭衡然自此不滿安公之一笑公可作石置安公道場使來者知住山規矩當如是于是追跡行李總其化緣起滅如此而繫之以詞詞曰

三際十方心田一契威音以來諸佛所印其中種子皆本來法東西相付唯證乃知證得相契如是而住爲萬物主是故無諍若有造作無印之契忘認界畔如空如海維此契心有無根樹問其所在則伏昌佃由初不知自本自根懷藏僞契算其邱角一九非九謂傳密記目盲如幻醫窮子眼披如來衣作大妄語見地不眞與萬物訟見境崢嶸故多諍論土牛耕石終不得稻堂堂安公是大田主絕學無爲終日修行出入生死無作無造法住法位無有爭地布慈悲雲雨一味法飛蝗蔽天赤旱千里而我境界萬物有年鑿井耕田不荷帝力安公法爾一切亦爾安公道場來者敬禮

與死心道人書

武寧縣志

卷三十九

藝文雜著

六

七百三十一
四百三十八

清公到高居計無不安穩亦頗爲衲子追逐耶然已是名滿天下恐終不得聞耳

與運使中舍別紙

惟清道人在雲居養道深粹不間親疎恨公未識之耳

與周元翁別紙

清禪師道眼明徹自淮以北未見此人

已上俱見山谷別集

葉別駕履和墓表

徐經孫

公諱履和姓葉豫寧廉村人經孫初筮仕與公同官長沙善相勸過相規也公官衡陽經孫以永興令沿檄過之見其盡心於獄有哀矜難已者嗟嘆久之及入京又與公同班且寓同邸朝夕追隨相得益驩甚別去八年庚戌春公爲邵陽別

駕復會於長沙握手論心追數疇昔恍若夢寐甫四越月而迎公之喪車於長沙門外矣嗚呼悲夫後二年經孫還朝其子點至京師爲公謁銘時存齋字子才爲誌庸齋趙汝騰爲書意一徐清叟爲題皆一代名人於是公篤實之學孝友之行清廉循良之譽益信於天下又十年點以書來告曰先君之墓木拱幽銘已就而無文以著諸外先生其爲點表之經孫惟公沒十二年庸齋意一亦已卽世今惟存齋與經孫復會於此感歲月之易流痛老成之凋謝而故舊子弟適以墓文見屬其又何能已於情耶公中紹定進士其行事見於誌銘云景定二年翰林學士知制誥徐經孫書

葉處士墓誌

周應合 邑人

豫寧廉村有隱君子葉公開字茂老吾大父拙庵公所善也

武寧縣志

卷三十九

藝文雜著

七

七百三十三
五百五十三

自吾大父沒後二十年間老成衰謝典典型淪亡唯公巋然獨存十年前尙獲升堂省興居侍笑談爲歡旣薄宦奔馳不復相近景定甲子在鄱聞公訃葬且有日公之子馳書以公弟靜江別駕惟華所叙行實屬爲之銘誼不獲辭葉氏出縉雲唐昭宗時有諱琮者遷豫寧之廉村爲望族曾大父掄迪功郎蘄州廣濟縣令大父邦佐父天祐贈通直郎母雷氏贈安人公自幼穎異從厚齋李公習科舉業一日誦大學有得慨然嘆曰讀書乃專爲科舉耶遂棄去不與人接深居力行以自修者蓋數十年弱冠失怙哀毀骨立飯蔬廬墓事母益謹母病目不能視左右承歡日夜祝天目復明比沒復廬墓白鹿來馴士人賦孝感詩以美之平居讀書自娛闢屋與子弟講學論文油油夷夷如春風之吹物入于無際而子弟亦皆

以文章節義相尙仲弟閻貢禮部官崇陽死于難季弟閱亦貢諸子或以鄉薦或以奇童薦或以博士弟子薦公嘗曰出處雖異唯求無愧於屋漏而已公故有大才紹定庚寅歲隣寇迫境公乘機制變羣盜遁潰景定庚申兵復嘯聚數月公設策備禦卒賴以安其後晦靜湯公長白鹿洞舉以讓公固辭恕齋吳公興稽山書院招爲院長又辭荆溪吳公遣使奉書幣聘將薦於朝益力辭取伊洛諸書優游涵泳以自適卒年八十有九實癸亥十一月四日也娶蘓氏生子二采進武校尉調吉水征榷連由童子科上春官女二長適進士黃釗次適進義校尉楊斗光以甲子十二月庚申塋於西溪之源公性恬淡尤喜種竹有竹萬竿自號此君園日吟哦其下不與世相聞陳閻仙贈以詩曰自是淵明一等人嗚呼如公者

武寧縣志

卷三十九

藝文雜著

八

七百二十四
四百九十六

真隱君子也奉議郎通判饒州護州事周應合誌

坦齋通編一則

侍郎

邢

凱
邑人

詩人好改易地名以就句法蜀大散有喜歡嶺東坡韻詩人遇喜歡來遠夢地名惶恐泣孤臣自上而下第一灘在萬安縣前名黃公灘東坡乃更爲惶恐以對喜歡廬陵二十四灘詩乃云十八灘頭一葉身亦非也

按此一則前志於省志雜記內採入今查四庫全書目尙存有通編一卷已爲補傳詳藝文

明

志乘跋

邑令

高 燧

德明甫退然齋居所爲武寧志井井可觀獨以風俗爲憾而文不雅馴頗深惜之武寧山藪深密不善生殖俗重家室促

促自守無遊賈於外者以故民多貧瘠又耻降抑有所激射
輒負意氣而恃相高罕有退讓之風余不忍外視吾民乃愍
然憂焉夫風俗所關不少而長吏最爲親民教化從此始不
可諉也第自郡守公而上訖御史中丞大夫級有差皆得而
臨制之例不獲妄用且徃徃薄視其下而未必諒以心藉令
稍欲振起其誰與我此縉紳先生談時事一日謂出吾民而
登之席猶挽江河而行之山也若古賢豪舉天下而轉移之
豈易言哉嗟嗟余理非其人獨念武寧環山易於興利而爲
虎豹狐狸之所據又民有氣概可與爲善而亢厲自上相沿
成習惜無有以竹木闢其利以仁讓養其心使吾民歸於富
厚而自得也余固疎拙涖政不期月又以入覲行自愧無所
厝注用書於此以留後之賢令云浙江臨安高堪跋

武寧縣志

卷三十九

藝文雜著

九

七百二十五
五百二十九

題盛公大尹名宦碑後

董應芳

毘陵人

武令盛公德政碑前歲爲風雨所毀其子姓家於武者復立
石於縣堂之左是爲丁未適予代庖日也因感而言曰公生
乎錢塘而令乎武寧善政善教藉藉乎二百餘年有令名宦
於斯卒於斯子孫家於斯而衣冠盈玉樹之庭昭茲王母赫
赫厥靈於以廕此衆生今安得有如盛公者而悵乎靡所儀
刑

記與武寧令周道昌語

周希令

寧州人

萬歷三十三年春余以扁舟過武寧泊龍潭而武寧令周君
來謁且言曰邑東瓜原有瓜圃相傳東漢吳瑩祖墓其上今
尙稱吳王峯又傳宋江狀元萬里塋朱城原僉曰狀元山萬
歷三十有四載鳴鳳山僧開逕至古洞下數丈許得石鏤文

其上曰皇帝龍飛咸淳改紀後三年有江成政江淑恭助楮用修此道而咸淳固宋度宗紀年也其絕嶺鳥道避水峻路連雲石壁亦題有江十六郎數字則宋江氏之盛於此或有由也然孫鍾瓜圃在富春以瓜餉客得葬地地志昭昭矣而江萬里以死難故勅葬都昌石沙灣其事赫赫在人耳目道昌有事於邑乘若此類者其承訛而不改耶抑亦引據古事以折衷之耶余應之曰古今事蹟之可疑者大都然也自漢迄宋以來其間廢興變遷傳述不一固有一人一事而異地互爲口實者在古人記載不嫌並出雖事跡難免傳會而父老傳聞亦豈容盡沒耶且郭公夏五尙不能不疑以傳疑况一邑之志乘乎遂相與大笑而別別之明日偶記斯語於舟中且併寄武寧公卽據吾說以進一解可也

武寧縣志

卷三十九

藝文雜著

十

七百二十六
五百五十三

與盧立字帖

潘元齡
邑人

眉山一布衣耳年廿五始發憤爲海內大儒足下聰明才辨迥絕一時又年且少宜勉之無讓古人呂大兄竟暴死薛城如何如何足下聞此當亦放聲大哭也

畚羅上舍書

沈秀
錢塘人

上舍諱通進士羅士應之裔士應登洪武乙丑進士有坊在南門後燬于火上舍欲修復之恐格於例余作是書答之

上舍足下前接手書以令祖進士公石坊燬於火慨然欲修復之而思本朝會典無或許後人重復修砌故事殷殷下詢意思懃懇良足嘉歎秀實待罪武寧五年於茲聞進士公文行最高常以不及親見爲恨及足下歸自金陵備悉原委知其出處大節有古儒者之風益令人希慕不置夫進士莫不

有坊而坊不足以傳進士如令祖真不朽之人也何係乎坊之存否哉今坊雖廢而遺蹟猶存秀每過其下輒低徊不能去若足下力能修之則觸之於目而思之於心所以興起百世者未嘗不於此而在也凡宦斯土者莫不願其子孫能發揚先人之芬芳以傳之無窮况素所嚮往之人乎傳曰禮以義起此一舉也固上不干國家之令典而下足以酌令祖于重泉足下幸勉力成之不必他慮秀再頓首

李明經墓表

御史

高應芳

金谿人

余弱冠遊邑校中聞象山先生尊德性之學超然契悟及覩鹿洞遺規剖析義利曲盡幾微聽者汗愧泣下時晦菴先生命學者立石洞中垂訓百世私心竊嚮慕之嘉靖戊申歲遂掉扁舟泛彭蠡徑造白鹿洞而居焉意必有理學之士養晦

武寧縣志

卷三十九

藝文雜著

十一

七百一十五

其中者得以聞朱陸之風而興起也維時龍川胡子崇野聶子少泉桂子竹溪陳子及柳峰李君俱以列郡之士景從雲集遂相與傾蓋論文于一堂之上對越朱陸服膺孔顏朝夕淬礪亶亶忘倦蓋不特時誼之相長而已暇則歷金井探玉淵遡三疊之源陟五老之巔尋幽覽勝悠然自得真有浴沂詠歸氣象既而胡聶諸子迨余先后委質策名帝廷而李君值數之奇久困場屋然其志益堅學益進囂囂然不以得喪爲欣戚歲壬戌謁余于嵩湖之濱因告余曰人生逆旅也文章木瘿也富貴功名浮漚空雲也惟立德者爲能不朽噫李君之言其裨余者深矣李君悟本之學亦可以概見矣而竟不偶至隆慶丁卯督學使者始錄君姓名貢南宮試金水橋合式候選銓曹給假回籍逾年一疾奄然長逝萬歷己卯季

冬仲嗣堯言泣血捧狀跪詣余曰此先人遺囑也願得一言死且瞑目夫李君自孩童時夙秉懿德事親孝事長弟與朋友信設教鄉閭彬彬髦士其行誼之大者具載墓志中不必復贅矣獨其德豐命蹇賚志以没至于易簣潰亂廼能遊神千里之遠追憶三十餘年之交而以銘屬余長嗣庠彥堯章繼君謝世不及躬訃而仲嗣堯言又能敬承七年之命不憚千里雨雪之勞而以遺囑告余均有足多者嗚呼九京可作必以余言爲知己也而李君之目始得瞑於地下矣遂撰次其事付堯言持歸表石墓上以詔來世俾後之學者知友誼之關於人者爲甚大云御史金谿谷南高應芳撰

國朝

汀州司理盧公雲菴墓誌銘

工部侍郎周亮工

武寧縣志

卷三十九

藝文雜著

十二

七百二十八
五百一十八

癸卯冬盧生斌憲走數千里詣雲門而訪予爲述其先公狀長跽而請曰嗟乎先君子之變不孝凜凜惟覆巢是懼僻處閭里旣不獲侍湯藥又不及視含斂不孝罪通天顧念窀穸未襄何敢以身殉所冀錫之袞榮而彰厥懿行則大人先生一言是賴惟先子與先生共患難久知先子者莫如先生敢昧死以請嗚呼余何忍爲公志哉公千尋之幹蒼禽直上而以予故遭摧折予之罪也予則何忍爲公志顧旣不能報之於地下而復不能使其懿行傳之當世予罪滋重爰拾筆雪涕而爲之志公諱圖龍字兆羲雲菴其別號也盧氏世爲貴族自崇安公卜居柳山之麓爲球場盧氏崇安公生陽春陽春生孔秀以武勇聞仕驃騎將軍驃騎公生若愚若愚生

廷鎧著述自娛不受徵聘子五人仲曰瀚則公父也公方孕而父見背惟母周孺人是恃三歲通章句八歲解筆墨見左氏傳及先秦兩漢諸大家文欣然有會若夙授顧不能購徃徃假之親故寓目成誦人咸異之弱冠補弟子員學使侯峒曾奇之拔冠軍曰此文中干將也氣熊熊上無足當鋒銛者一時名噪甚甲乙之際土寇肆毒揭竿蜂起公奉周孺人倉皇出避時斌憲方離襁褓周孺人矜之曰兒孱甚謹馮馮之無我顧公愀然曰後吾母而先其子人將唾我餘棄之去竟得俱免丙戌舉於鄉公無喜色值大荒饑仆者載道公詣邑令抗言曰民病矣老稚且立盡彼壯者甘溝壑死耶盍亟賑之令納其言民乃小定咸加額曰維令其可盧公活我未

幾大帥金聲桓以其黨王袞據城叛偏裨四布所至蹂躪守武寧者曰鄧雲龍尤慘烈公援大義責之觸怒幾不免及大兵至叛將被圍公乃走見大將軍曰賊所以盤踞未下恃外援耳然可誘而離也不煩加矢而折箠使之卽百姓無兵燹苦策無善於此者大將軍領之公因反見雲龍曰會城旦夕下義旂且西指將軍自視強兵勁卒孰與金帥高墉深池孰與省會智謀勇畧孰與大將軍今大將軍率六師屯會省取金王首如奇而將軍欲以烏合餘衆覬萬有一勝何可得耶大丈夫總甄翼之士不能稍自建立取功名而以頸血博健兒衣食竊爲將軍耻之雲龍曰奈何公曰將軍非首亂者爲帥脇耳今誠改圖則將軍固國家之忠臣也請東見大將

軍解之雲龍曰謹受命公則復走見大將軍具白雲龍願撫狀大將軍從之武寧以安壬辰選汀州司理汀治萬山中故多盜居民苦之團結堡砦相爲守望其後有一二飢于法則逋匿不出吏不能捕輒請兵兵肆其毒而民不堪命乃益激爲盜公至下令曰爾輩非巨憝也官府不察畏罪深匿弄兵自衛耳誠自首則我能活爾不則必加兵加兵則玉石焚妻子爲戮悔無及其謹自擇於是其魁孫文奎匍匐庭下乞自新公爲請之當事得不坐諸堡聞咸散去汀俗健訟公抉摘情弊犀燭洞然諸蝎譖鴟張者以所誣之罪罪之而澆風頓息然公故宅心豈弟在亂彌整一切深文峻法謝不事公旣名甲諸郡當事倚爲指臂羽檄方馳主客餉亟悉委於公

公聲色不動所需立辦公至性肫篤迎母就養於汀定省必時雖事務叢集而豆觴醕浣無不誠敬以將母卒公雞斯徒跣纍顛顛面黑骨癯見者泣下顧貧不能戒徒御郡守王公高其義贈以金始能歸甫到家閔免裏事苦由未寒而緹人至矣嗚呼公之逮蓋緣予逮也先是予在閩失貴人歡構讒解組待罪燕邸去閩一年而公始爲汀司理同讞其事時主者承受意旨煅煉周內莫敢誰何公爭之不得則微詞諷之又不得則移疾避之不肯署紙尾名而主者代署公無以拒會予以質訊至條答顛末事求左驗讒者之舌乃橋而億萬士民復爲予號訢稱冤不已主者色沮公奮筆具其狀得平反如公議上西曹又以前後異議逮予廷鞫并逮公及

諸同讞者公體癯而性伉直至是憤甚仰首呼天目眦盡裂曰神之聽之好是正直其不然哉其不然哉乃遺書囑其家曰兒輩謹自愛惟力田是事襁褓以供菽水而已他何求乎爾父德薄緣是受顯罰不足效也投筆氣結而死嗚呼痛哉予嘗讀史每見古執法者如張廷尉徐侍御皆能伸臆一時流馨百世公竟坐平反以死天乎人耶公生於萬歷壬子卒順治己亥得年四十有九將葬乃銘其墓曰

稽古靈修作德日休百祿是遵如公之德言言翼翼世德世則食報宜豐大節敷功以勵臣忠云胡好善適逢其蹇困於罝網匪公之辜公辨予誣而公卒瘞公以予死命也天只公死猶生爾荃爾蘅爾神爾明令聞不已何通收泪拂氣勒銘此石永矢無斃

景定建康志跋

朱彝尊

建康志五十卷宋景定中承直郎宣差充江南東路安撫使司幹辦公事武寧周應合撰歲在戊午春予留白下亡友周雪客語予曾睹是書闕本訪之三十年未得也今年秋九月過曹通政子清真州使院則插架存焉亟借歸錄之應合淳祐間舉進士嘗爲實錄院修撰官以上章劾賈似道謫通判饒州自號溪園先生康熙丁亥十一月竹垞七十九翁彝尊書

按四庫書目註云是書乃其以承直郎差充江南東

路安撫司幹辦公事時所作也初建炎二年建行宮於金陵改建康府設江南東路安撫司以治之爲沿江重鎮乾道慶元間屢輯地志而記載尙多闕略景定中寶章閣學士江東安撫使知建康府馬光祖始屬應合取乾道慶元二志合而爲一增入慶元以後之事正譌補闕別編成書首爲留都四卷次爲圖表誌傳四十五卷末爲拾遺一卷援據該洽條理詳明凡所考辨俱見典覈如論丹陽之名本出建業論六朝揚州嘗治建業後始爲廣陵一郡之名皆極精核光祖序稱其博物洽聞學力充贍不誣也明嘉靖萬歷間是書尙有刊本在南京國子監見黃佐南離志中然所存版止七百五十九面則亦已闕失不全其後流傳幾絕朱彝尊曝書亭集有是書跋稱周在浚嘗語以曾覩是書闕本訪之三十年未得後從曹寅處借歸錄之始復傳於世云

上甘大司馬書

余騰蛟

夫子閣下往者蛟得拜謁 京邸年少氣浮大言無狀夫子不以爲妄引而進之又於所知過爲稱許感愧彌深南旋以來寒暑六易未嘗奉數寸之簡以通殷勤此宜大君子所屏絕而卿大夫自北來者每能道蛟姓字問其所以則曰大司馬甘公公云云或曰某公述甘公之言也蛟何以得於夫子而夫子拂拭之如是清夜捫心實難爲地廼者閱邸抄得夫子疏以蛟應 詔接讀之餘心震掉而不寧者移時蛟何人敢以與此旣又念大

君子德量如覆幬之無私蛟托宇下卽不能仰副盛意亦得自輸其誠敢布腹心於左右幸少鑒察蛟質本昏魯學無淵源先君養育於垂暮之年幼習村塾與諸子弟操觚角藝不知有古稍長從先君行阡陌間口授漢魏古詩及左國公穀史論五六百首皆能成誦若有所得遂妄作長短言摹倣古人文字先君不之禁因自以爲能已而泛覽經史百子益自負搖筆成章不復深求以爲詩文不過如是而人亦竟以此事屬之究之律以古人之堂奧已之所見固非卽人之所許亦謬也年十九始交同邑盛謨及其弟鏡樂三子者皆力學隨父任洎陽不爲邑人所知獨與蛟相得甚其季弟樂於蛟尤洽蛟性拓落樂益豪邁出入馳騁頗能振動一時蛟樂之名徃徃流於人間而盛謨落落自存若不與聞然古學一脈實自謨始其力於古最久所得古人之塗徑亦最深樂之奇快有過人者然縣流噴薄風霆瞬息而無紆徐徃復之致其間渟洄盤蕩滙而深之靜而持之使人淵然而不可測則於謨庶幾焉如蛟者少時所作旣不足存而近年紛紛應酬紙筆狼藉與古人相去甚遠徐巨源云古學敗於應酬非應酬則詩文不能盛蛟之浪得虛名以此而不能追配古人者亦以此也夫以博學鴻詞求人於治平百年之餘其高者必翱翔夫雅頌作者之林次亦不失爲賈馬韓歐諸家出而吐其胸中之奇以鳴一代文章之盛蓋亦千古異遇而顧以蛟參其間甚非所宜傳曰量而後入蛟蒙夫子愛一日振拔

之不少遲疑此在草野微賤感激趨承之不暇而蛟獨
逡巡自却難以應命者思傷夫子知人之明有失國家
收才之實效也又家有老母齒髮枯落常患目疾不敢
遠離伏惟夫子矜而全之若必欲得人以答 明詔如
所云謨者齒尙未艾其所著字雲稿左氏錄皆有成書
夫子取而閱之亦足以見蛟之所陳非故爲推讓也蛟
賴先人餘蔭有薄田數畝足供饘粥楫戶空山墳書十
年稍稍成就得以少效馳驅仰報厚賜尙或有時區區
之私肅此奉謝辜負深恩無任悚仄死罪死罪謹再拜
書存吾園記後

王世章

瑞昌人

余子薺菴與其弟映瀾築存吾園旣成劔山盛水賓有
詩八詠其仲兄于埜爲之記賓竹堂必特書園勝在竹

也亭隱竹中不書竹見水賓記池名浴心余改爲浴星
夜半從竹間視之池水中常有數大星而西方宿尤好
入池中正南無竹少東古松八九株狀俶詭其一若老
人之僂者其一若虬龍之飲於河薺菴曰是宜爲閣閣
面池簷際可俯而憑者蘭嶼或大風怒號疑有神人驅
灑瀨之堆自樹間來閣上由閣至賓竹堂有二道一徑
入一深箐中肩頸相摩由瘦雪亭入園西多竹少隙處
叢椒雜之屏其翳而門焉入門轉北行再折而東得少
廬左爲艫狀半在水面又爲小屋三間橫艫尾曰冰房
字書屋不齊爲房其制倚於墻陰雖白書惟見柳陰密
覆齒齒白石側立池岸柳陰之間啟兩扉如月與賓竹
堂通薺菴兄弟設講幄率諸弟子陳說今古絃歌洗爵

之事必於堂賦詩長嘯舞劍擊筑多在隱濤閣或少廬
堂四楹浮柱閣牕四達廬容一几一床坐少廬不知有
賓竹堂隱濤閣閣望少廬容與澹浮若載半艫以游於
池園有四池近少廬者二所畜富於瘦雪亭池三倍然
不如面隱濤者其廣可種芙蕖千葉也

書盛季子傳後

主事 陶其懷
南城人

季子天下士也其奇傑之氣浩瀚之才有不可一世者
唯賓竹君力足以出之蓋其相習久相得深出入往復
之際固非他人所得與焉悵讀季子傳鹿盧於中者累
日有客來言曰世人貴遠賤近季子誠才君輩盛張之
毋乃使人謂相獎借以樹聲乎悵曰嘻人不知有季子
與知有季子而以其近而疑之皆愚也季子間世而一
有趙山南比以鳳凰芝草其存於世者片紙隻字皆入
古吾恨力不能盡暴而子固謂張之耶百世後自有知
者吾與賓竹君安敢避井甕中語以自沮也客慚而退
遂書其語於傳後以寓賓竹云

盛□授墓誌銘

謝鳴謙
南豐人

山中以文名天下者天下學者皆知有武寧盛氏而其
能皆出於教授公公少嗜學治經書廢寢食尤深於春
秋出入左史秦漢爲文日奇肆無涯出以示人人不能
讀時習尙卑靡學者不知有古公崛起童子中務爲深
實宏博有濟於用卽與時不合益賦詩著文犖犖自喜
及冠補諸生三年選貢士入太學與內翰何焯論史焯
異之退曰天下才也太學生帖帖屈服丁內艱數歲復

遊京師無所合久之選授樂平縣教諭十九年稍遷教授吉安府又四年致仕方是時仕途多闖茸廣文故冷曹譏彈弗及公獨慨然以師道自存進諸生於古繕竹房開講席設廩廚食其貧而無貲者一以程度校其能爲上下凡所受後先進退皆有門戶可理有二生者以不友聞公蹶蹠曰吾師於是而弟子若是何可問召至爲詳述古今孝弟事動以天性復自傷教化不明齋咨太息聽者屏氣斂容二生皆流涕頓首謝遂相友愛終其身當是時清厓盛先生之名播於湖東西間後生想望丰采者願得一就所聞無何而公歸且告卒矣公既卒公之諸孤傳公所著者曰春秋心傳曰清厓集曰詩藪而公之子及公之存已有名士大夫間其後季子樂

以博學鴻詞徵仲子大謨以經學薦海內士莫不知有所謂武寧盛氏者武寧於江右地稍僻人文濶絕二十年間馳驟風雅後先相望郁郁乎爲豫章名縣蓋武寧風氣自盛氏開而公之德教灌輸後人者隱然盛氏老泉於戲其可以弗朽矣乾隆辛未諸孤旣得吉於西郊少白山之陽乃奉狀乞銘於南豐謝鳴謙謙謹按狀公諱際斯字成十其先浙人明太祖初立以盛文郁爲武寧令因家焉曾祖準邑學生祖貢處士考德壽邑庠生以公貴贈修職郎妣李氏贈孺人公生於順治庚子八月二十二日年七十爲雍正己酉以閏月四日終於家娶李氏生大業邑庠生繼室鄭氏生大謨歲貢生鏡隱不試樂拔貢生女三壻陳恭次諸生余魯次陳瀚孫男

九熒熠周郡庠生樵匡牧琴夫瑟孫女九曾孫男二崖
峰曾孫女三大謨言先君性莊靜寡言笑與人接必以
禮端坐竟日元精炯炯然課謨輩以古人學期於有用
不必期於用如是者數十年如一日云銘曰

阻岡依澣瞻矚億戶有樂斯土鬱葱哉是爲盛氏文章
祖

余司訓墓誌銘

盛謨

修職郎余公諱文梓字季良號山翁豫寧人明處士諱
化之季子處士深於易通焦氏之學錯綜其數周連洞
札凡所遇歷虛豁呈露悉如其則十不遺一日語其
配王氏曰吾將有大難病垂死然不竟死死數日復生
生且得賢子汝唯謹侍母棺吾已而果死死七日果復

武寧縣志

卷三十九

藝文雜著

二十一

七百三十七
四百八十八

生歲餘乃生公公生而俊邁與羣兒自異稍長知讀書
刻苦卓立爲文蕩然復古不爲風變族太學生五叙以
能文遊京師有重名遇人皆平視無可意者及得公
則引服自屈莫與之先公故有才深沉通博不屑屑小
用自舉秀才食餼際侘久不遇比餼滿以明經貢公已
老遂絕意於世授其子以經閉戶不出丙午以次選袁
州萍鄉縣訓導甫朞勅修職郎致仕終方公旣冠歲甲
寅白頭兵亂白頭爲江西總鎮楊富軍楊富以事誅餘
黨流靖安素其軍故用白號白頭兵兵無統屬皆少惡
慄悍專意抄掠蹂躪近縣漫患滋甚時遣使致書秀才
余倫使爲先道倫得書惶惑失措急召公議公從容語
曰白頭禍民實甚若見助如生靈何不如因而擊之倫

曰謹唯命公遂陽爲輸誠厚結使者陰與中泮盧氏諸路聯爲犄角設伏於長墅兩山獨聚精兵隘口使人潛旗鼓密林間遠近疑應次日白頭兵至及隘公率敢死者百餘人突起掩擊賊駭且走兩山伏發矢如雨疑軍聲震天賊亂自殺相枕藉死斬首無算得努戟戈矛之屬千有餘具兵遂潰事不以聞丙申邑大水城壞人溺死田屋漂沒縣令懷印綬跣且走時潭埠居人會夜半水至急不得走遽登樓樓溢踞屋上水益張洪濤怒喧屋震駭不可保男婦悲號其上危若累卵公自山督家僮十數輩編木爲桴繫長縵一人屬縵一人援引屋上迎縱往來悉出所居人凡三百餘口是歲天大旱邑旣經水復荒旱人人不自存公傾廩賑濟量戶分給無遠

近皆周全活甚衆處士始取程氏生子三曰榛曰楚曰森程沒繼娶王氏生公處士固愛公年且老屬王氏曰此子當大吾門唯爾是成幸毋廢比喪公始十一歲教訓成立皆出母氏公孤苦旣自立岸然異於人其所施皆天下事能大用然卒不遇公生順治辛卯正月十六日卒於雍正壬子二月二十四日以甲寅四月塋鐘林原從先人塋嫡配胡氏生子偉早夭後鄒氏生子二長曰騰蛟選貢士次曰螭能文孫男曰世蓀於謨爲壻葬旣四月將立石蛟具述乞謨銘謨知公久又以文爲蛟重不敢辭銘曰

維公之興厥德孔碩逢天俾怒靡所定適蘓我於溷釋我於攣而復康好於公見全公賦旣亶克凝其休順德

之行胡不悠悠位竟修職曷爲稱施曰繩其武利於後嗣

跋溪園唱和冊子

盛樂

秋水泛輕舸風迎上客鞠香浮綺席醉人詩腸雲連寓柳峰前波接來蘓渡口范張鷄黍恰踐約于今宵郭李笙簧記通聲于曩日攜來滿城風雨幻作數幅烟雲冠千

日以重九至寧

僕本恨夫君還情種舒王粲之積惋何處登樓

護沈約之沉疴長年榷戶况乃時當結蚓一天雪葢下寒廬地是交蘭百里才人延廣座良朋惜別並唱河梁落日之詞遊子悲秋獨彈隴首飛雲之曲對月吟無賴聞歌喚柰何未免有情誰能不嘆嗟乎經年聚首萍渺渺以隨波異地關心雨霏霏而入夜罄千樽百榼之酒力莫倒愁城集三唐兩漢之詞鋒難遮別路歲華盡矣日景凄然君到鸚鵡橋邊還持是卷我立狻猊石上更盼何人贈言各擅所長予懷畧盡於此乙丑大寒日留雪病夫呵凍書

徵修縣志啟

乾隆己亥春

盛元績

古艾封疆人物壯山川之色西平桑梓文章流耆舊之芳注情志於編摩職方有乘寄溯洄於烟水風韻猶存子直儒宗參考亭之正學草堂詩伯分山谷之餘香大抵星屬斗牛龍光自煥抑由地鍾靈秀文物時新問俗觀風是所望於太史拾遺補闕端有賴於後賢乃索傳書僅存馮志時更百載事蹟闕如人歷三朝風流渺爾曾經補輯不無聚訟之嫌苟欲校修恐爲任怨之府茲

值重修郡志自當上獻完書奉檄徵緡將取資乎金穴
聞風慕義已樹望於士林盧文學以腹笥便便獨捐重
費 梁明府則文壇卓卓樂輯新編顧縣志之闕修郡
將焉據嘆前書之失實事且無稽若使贗本竟行未免
中郎傳會就令殘稿再續安見開府清新曩歲捐修高
義久推別駕謂盧璜斯時濟美大力仍仰素封爰告同人
共襄盛舉或蒐羅逸事或考証舊聞倣通志之體裁典
型斯在集諸書爲根柢華實兼收去僞存眞應凜前車
之鑒事增文省無貽覆瓿之譏惟冀知無弗言還祈出
而不吝庶琴堂政暇咸仰紀載之公府檄星馳得備輶
軒之採濡毫以待計日而成謹啟

徵修學宮啟

乾隆己亥秋

盧金鏡

蓋聞賢關日朗辟雍恢首善之模聖澤川流芹藻美作
人之頌濟北宮臨泮水金碧焜煌斗南士集橋門聲華
爛漫木天聳構儼然見聖於牆山國同文久已奉祠於
武春深鳳嶺泰岱之風雨相通秋淨龍潭洙泗之淵源
可溯入廟而觀禮器恍聞木鐸之聲登階而凜步趨彌
切杏壇之望粵稽歷朝遷卜若西澗與東瀍載考當代
葺修由乙巳而已亥因循故智誰搜川岳之奇沿襲舊
規未盡網緼之妙極經營兮慘淡地儉東隅瞻象數兮
昭明憾貽角度年更望五正虞棟折而榱崩錫靡書三
恒欲珠聯而璧合時則 梁明府德星久照古今之文
獻爭暉兼值 許糧臺法鑒遙臨山水之精英畢露纂
修偶暇詹體兆於坤乾運會將新定天心於子午玉枕

延玉屏作對六秀凝祥寶塔引寶氣彌空三垣備美崔
嵬傑閣奎星瑞映文昌內外類池夾鏡光聯太乙同時
並建奕葉良謨然而漢殿傳奇幾見玉梁自下祇園作
幻不聞金地頻鋪力同愚叟之移山寧辭一臂勞比武
擔之運由用荷雙肩幸好義其有人潘君首倡爰克徇
乎衆志大殿專修十月中旬課云戩穀千秋偉績賢合
思齊是用遍啟名流統咨國老解囊葺事亟肯構於鬻
宮集腋爲章大告成於

宣聖滋培根本匪同福果之無稽仰答高深還冀光華之復
旦或鄉分一役井其算而賈勇有餘或任合數人鼎厥
圖而建功尤易千緡固當居上席寸木亦可附岑樓果
其慷慨急公殷勤赴義貞珉深刻古藁美欲生金汗簡

武寧縣志

卷三十九

藝文雜著

二十五

七百四十一
四百九十字

特書華袞榮堪壽日將見浮圖挺秀飛來震四之峰殿
閣凌空摘取魁三之象地脈開而人文競爽靈貺自甄
天星曜而

綸綍交輝休徵浹洽則升堂入室光儀仰日月之高卽附翼
攀鱗意氣歷雲霞而上龍門厚望雁字先聲謹啟

新村鍾氏義舉錄

邑庠

鄧

敏

六移

鍾氏盤附新縣村業耕讀敦樸素無或務聲華博虛譽
者有鍾帝拔者與其淑配盛孺人以勤儉起家嘗以廩
粟活人鄉里稱便帝拔歿伯子振三仲子龍常踵而行
之嘉慶壬戌大旱季冬雨雪寒甚伯子起謂仲子曰昨
夕嚴寒重衾莫禦貧者可念矣仲子曰兄旣念之上歲
質衣衾者盍不責償而紓其困乎遂同請於盛孺人孺

人大喜稱善越歲仲春孺人又以粟周十里之內事聞有司明府劉公少府傅公熊公泊戎台張公合嘉之各贈匾額致鍾氏之祠而懸焉夫吾邑三百里富倍孺人者甚衆顧未有先孺人爲之亦未有後孺人而繼之者宜閭邑稱道之爲諸父母所嘉許也

書徐州紳士贈明教諭姚公琴坡歸武寧張本王賓二

序後

副貢 李葆光 良玉

讀書知人非必希奇間出也鄉里有道之士爲一時所範模可徵於後世常使人流連不置焉吾嘗閱萬歷丙戌徐州紳士贈教諭姚公琴坡歸武寧序二首其一爲張本作載門生舒蒙廕舒鶴翎兄弟先世原由武寧籍徐其祖登嘉靖會試二舒能繼祖志復得琴坡公之教

武寧縣志

卷三十九

藝文雜著

二十六

七百四十一
四百八十七

導者也其一爲王賓作載門人十五名三賢書十二諸生叙公以隆慶貢謁選銓曹初教浙之衢後司鐸徐州聲動當途獎薦屢賁旋以解組南歸引分自足祖餞歛歔道左相望一時以爲不減疏氏風自萬歷丙戌迄今二百二十餘年耳予嘗至桂中謁琴坡公像衣冠肅然可想見其道貌其後人出手卷讀之則徐州所贈詩文也夫弟之於師固多頌美然擬以居端宅揆與聖賢門墻相比埒而離索之悲有恨不能盡平素瞻仰者則又非尋常溢美可知也而縣志不詳公之爲人又紀爲仁和教諭與此互異嗟夫古賢之湮沒以待後人表揚者不獨公也若茲序與詩文之所稱夫豈無所表見者哉

錄張紀政公

張 翮

公諱令紀政其字也家貧不能事學耕田以養其親蓋無所知者一日其父疾且頓涕泣不知所出五鼓起釁浴焚香禱於帝刳股肉噉其父疾竟瘳傳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求諸今能養亦寡矣安居或不得食於其子或親病而不進藥嗟乎斯猶人乎哉夫毀傷肢體固不足爲孝然通志備錄不遺者豈非雖失中不猶愈於慢哉

明孝子胡公英良先生墓表

方 瓌

嘉慶某年胡例貢大馨同弟庠生大魁得明孝子胡公英良先生之墓于栗榔鄭家蒲從而修之俾瓌誌其碣瓌曩嘗謁文廟孝子祠見先生姓名心竊記之未悉其孝行何如也乾隆己亥從襄縣志知先生讀書務實少

武寧縣志

卷三十九

藝文雜著

二十七

七百四十三
四百二十五

遊於庠以怙恃早失祖母盧年老多病遂淡於進取左右就養盧享年九十皆先生調護之力顧予獨怪先生文行卓然萬歷間胡氏家譜曾經手飭紀載宜詳乃今譜僅載公娶余氏子五孫一遷寧州武鄉外此不獨字號無傳而生歿葬地亦畧豈其子孫播遷異地遂至弗詳歟抑明季兵燹故牒無存歟又載先生爲右丞紹遠公七世孫兄弟三人先生居次則終祖母養者當不獨先生也豈兄弟多故耶乃先生之孝行難詳先生之芳名不朽其至誠所結必有不可磨滅者歟

觀風課士引

邑令

陳瑞球

韻石

粵稽武邑輿蟠江表部析海昏葦路初夷艾封式闢食邑積四千戶之廣修江注七百里而遙珠懷玉韞之鄉

鶴駐鳧飛之國山水糾鬱雲霞吐吞九宮撐昊緇羽之
所棲遲四望環流騷墨于焉嘯咏雄連吳楚秀甲東南
洵鍾毓之奧區抑騰驤之雋地也則有崇崕挺幹遠淑
褰芬士氣觥觥人才嶽嶽賜緋雲爛選重登龍綰綬風
清歌傳渡虎諫草孤焚直不撓而似鍊戎旌疊握靜難
撼以如山別饒林壑之娛大具邱墳之嗜鴛鴦鏡水蝌
蚪浮河著述等身科名艷齒前徽未沫嗣軫方遒抑有
名賢躡屐逸客投簪井舊名甘山重字柳風光月霽分
參茂叔之圖山高水長借署嚴陵之額蘓黃墩古韓李
亭高畫張有美之堂詩綴無憂之館固已清暉延賞觴
詠日新亦惟妙蹟流棊簡編逾富者矣瑞球傳經夙稟
學道曾聞歷逐槐忙聯邀杏捷芸臺撤炬舊讐 東觀

之書蓬島迴帆遽輟 西清之筆空笑一行作吏敢云
三折知醫然而符雖墨綬夢尙青氈甘苦粗嘗升沈遞
閱堪作識途之馬聊爲借鑒之車讀律愧未十年談藝
猶能一日爾多士于 月 日橐管偕來拈題共試吟
餘刻燭課罷傳餐所冀摛藻揆天鏗聲擲地湖連彭蠡
滙萬頃之波瀾嶽近匡廬攬一方之雲物詩繪西江之
派文尋幾社之盟尊經啟閣二酉遐探登仕題橋雙丁
迭噪此時靜闢琴堂特進諸生而語他日假歸鈴閣謬
膺先輩之呼忭舞良深觀摩倍切謝頭銜於牛馬漫說
輶軒奮腕底之蛟龍頻覘杼柚各抒夙抱無負慇拳

江西通志進賢奉新武寧城池志辨

鄧匡淳 璞菴

江西通志進賢縣明正德五年知縣朱南英三十年知縣陳鎮崇禎十三年知縣李允佐

國朝順治九年知縣王家正康熙二年知縣王虞奉新縣萬歷間知縣胡東陽李呈芳周道昌崇禎十四年知縣璩伯崑

國朝康熙三年知縣馮其世武寧縣嘉靖間知縣姚永成王紀十二年知縣劉源清三十七年同知袁株三十八年知縣程光甸萬歷三十六年知縣周光祖四十五年知縣沈景初

國朝康熙三年知縣聶當世均事修葺不一書大都先紀地次紀年次紀人次紀事井然有條覽者善之而不知

武寧縣志

卷三十九

藝文雜著

二十九

七百四十五
四百八十五

其誤也予考南昌府志建置卷知縣劉源清以下屬進賢知縣胡東陽以下屬武寧謂通志誤以進賢編武寧以武寧編奉新而奉新縣志與通志同實沿通志之誤蓋有秩官表可據焉既讀秩官表知縣姚永禎王紀皆進賢令則誤編武寧者不惟劉源清以下也知縣朱南英陳鎮李允佐王家正皆奉新令既不得屬進賢於奉新并無可考抑又通志誤以奉新編進賢而其地舊書殘缺失所傳聞遂沒其實歟且知縣陳鎮南昌府志一以明萬歷三十年爲奉新令一以明嘉靖三十年修進賢城其有兩陳鎮耶則秩官之遺也其無兩陳鎮耶豈不因仍通志自相矛盾哉一書誤後來踵弊者相繼久之乃不可更類如此至若同知袁株秩官表逸其名或

署篆故不登永禎永成名小異亦有訛奉新令黃虞再國朝順治十七年任與通志王虞紀年合疑校編時黃訛爲王以再字屬下文直曰王虞尤失檢云

明勅授奉直大夫浙江按察司僉事方公墓誌銘

明尙書 周其雍

公諱孟縉字朝儀豫寧塔溪人生於宏治乙卯八月十四日年二十八領鄉薦四十成進士授刑部主事又七年公卒時嘉靖辛丑七月二十八日也公性剛直有胆畧摩攬引天下事爲己任自少壯以至于死不少挫變內外所施皆大事歲乙未授秋官時貴戚張延齡驕蹇不法結交閹宦表褻犯科與百姓爲仇又從仁壽宮襲取寶玉豢養門客術士虻蛟煽惑事不可詳旣覺鞠者

武寧縣志

卷三十九

藝文雜著

三十

七百四十六
五百〇七字

私回狀以聞公怒權不屬莫可如何旣而天子有重讞之命且不擇新進士公與王佐會議竟坐之廷寮懾服先是江西漕運以吳鎮爲水次地偏而弊苦于民往往召亂會公出理請移兌豫章上從之擢刑部員外遷浙江按察司僉事初天下徵稅由里民自貢遇盜襲綱者十其八九小民斷肱破踝號于道公以狀聞免其役者爲令重困以蘇又浙當倭寇爲患撞唐四出方有竅才藝兼優者爲之綜覈明敏以靖地方而公正精強力固克堪厥任旋以大臣薦遷湖廣副憲未任而公卒矣嗚呼公生平出處大節如此假超次以陞爲天子輔功業正未有已者惜乎其不享遐齡也公于方爲良人裔父璞贈承德郎母吳氏妻黃氏俱贈安人公攻春秋有獨

得不事穿鑿爲文醇而古其卒也時在浙夫人黃氏歸其喪葬于塔溪銘曰

公于母少別必拜遠役涕泣而後行泊乎沒也廬于墓哭之慟墓爲產芝嗚呼爲人子如公可謂賢矣矧出入均哉

讀盧太僕奏疏存稿弁言

侍讀學士 彭邦疇 春農 南昌人

吾師盧容菴先生旣歿之十四年次孫星垣哀公奏疏將付剗劂以予侍門墻久矚弁一言竊惟古言官必其識足料數十年之後明足周數萬里而遙發端甚微所關甚鉅乃能弭患於未萌公以風霾示警一疏受知於仁宗睿皇帝今猶膾炙人口茲讀全集嘉慶年間嘆夷入覲使臣無禮公抗疏請責通事援蘇軾陳希亮事證之時

武寧縣志

卷三十九

藝文雜著

三十一

七百四十七 四百九十三

國家示柔遠之經赦其不嫻於教訓廓如天庇覆之量故未施行夫通事何漢奸也夷人無引導之者何敢傲慢若是設當時在事諸臣知公此意防其出入示以嚴威何至今日有定海失守之患哉公於河漕錢穀俱有章奏獨此一事所關甚鉅故揭之以告讀公集者

盧太僕墓誌銘

協辦大學士 湯金釗 浙江人

君姓盧氏名浙字讓瀾一字容庵江西武寧人曾祖欽文祖全萬父宏達並以君貴贈通奉大夫太僕寺卿加二級曾祖妣朱祖妣陶妣周繼妣王俱贈夫人君生而穎悟稍長矢志力學慨然以明經衛道爲己任年二十入泮旋食餼戊申登賢書舉孝廉方正弗就已未成進士授戶部主事洊升郎中補御史轉給事中遷光祿

寺少卿視學河南歷通政司叅議內閣侍讀學士通政司副使至太僕寺卿君爲科道時巡視濟寧漕務漕船抵通早四十餘日人以爲奇君曰此無他俾軍民有官如無官勿生事而已林清之變搜捕餘匪累及無辜風沙示警

詔求直言君請禁緝捕擾累以安善良得

旨嘉獎爲學政時肫誠懇勤與諸生論文必兼講學以六條訓士曰立志曰謹身曰勤學曰文行同符曰義利一貫曰感應不爽又作十字箴曰存理遏欲惠迪吉從逆凶一時士習文風爲之不變任滿旋京奏請以湯文正公從祀文廟得

旨允行君性孝友喜施與而自奉儉約嗜學無他好精研易

武寧縣志

卷三十九

藝文雜著

三十二

七百四十八
四百七十八

義深契於心著有周易經義審八卷周易說約一卷讀史隨筆二卷制藝一卷散體文五卷爲學須知一卷行於世公生於乾隆丁丑二月二十三日卒於道光庚寅七月二十七日年七十有四德配王

誥贈夫人先君卒側室熊以所生子鴻翱官贈如例子五鴻翥河南候補府經歷定機早卒鴻翱道光丙戌進士由庶吉士散館改刑部主事鴻翔鴻彬俱監生女四孫五曾孫一將以 月念五日葬君於龍腹朱家嘴子山午向王夫人原葬新塘今遷祔是山與君合墓余與君同年進士鴻翱又余典會試所取士來請銘不可辭乃爲乙銘曰粹然儒者深於易遇事敢言民被澤貽穀更資內助賢同勒貞珉永無斲

追葬鷺渚阡

邑人張望閭櫺

順治元年我師大破李自成於山海關自成棄京師西走明年夏餘黨寇南昌之武寧安樂鄉余公紹高禦之於牛頭峽敗死先是英王逼賊至九江後營總兵金聲桓請收江省自效王乃北旋已賊黨數千人從閒道犯縣聲桓未入南昌而都御史曠昭懷鼠首仰郡息不得城陷縣官逃賊然公廨剽斬而去公本以匹夫雄猛有膽畧爲鄉勇倡初偵賊旦夕至號於衆曰比覆祖宗三百年社稷國破君崩亡命走此再行披猖願與公等甘心此賊一口應曰諾遂帥土團牛頭峽峽甚隘斷木爲柵死守賊不得進首縣城下之既而出不意反攻牛頭峽躍關而入公與衆人殊死戰不克遂遇害是役也死

武寧縣志

卷三十九

藝文雜著

三十三

七百四十九
五百一十九

者相枕藉賊焚掠聚飽村里爲墟由公而傳四世而鳴珂始爲諸生憫公捐軀寇虐亡骸無所歲時寒食曾不得子孫一抔飴洒塚次杳杳綿綿游魂罔寄必有饑愁冤憤而不克信者於是公之死百三十年爲乾隆三十九年二月庚子乃始制服范蒲爲身爲位招魂而葬之鷺渚壙於辛丑墳於壬寅碑於阡以振厥烈張望序其由而文以弔之其文曰嗟夫斯民不幸當大亂之世父不能保其子夫不能保其妻兄不能保其弟一旦皆裂頰張奮臂大蹈以築仇人之胷而死者何可勝道方其大盜撞唐四出朝廷徵所在雄兵貫將蹙方面以制其死命而殘敗無主之餘曳戈潰散流亡邊鄙鄉里無賴桀黠積延頸有隙陸梁恣睢以快其氣又應乎茅屋之

下於是巖邑大都當天下之要害固已焦朽糜爛而無遺至於荒谷冷縣舉豪傑所不爭民生無外事百年老死不見兵革之憂破敗立至草薶而禽獮之怛怛然孤兒寡婦之痛徧百姓家矣武邑僻在巖穴當公之際丁國家傾覆預蒙四海之大難及

聖人出而天下平山中之民安安而卧由由而起木石之與居牛羊麋鹿之與遊無由爲牡門夙戒雞啼狗吠之警蓋已數世而百年子若孫庇其庥澤而當日之駢首蹈禍僅若蚍蜉蛾子之性命焉者獨何人哉予方欲詳二
年之事與公之生平而歷世既遠老成衰謝而不可得及覽縣志而知與公同舉事有公之族尊大其人而已嗚呼尊大其尙能自全公奮不顧身以殉一日之急以

武寧縣志

卷三十九

藝文雜著

三十四

七百五十一
五百〇七字

此而死亦以此而晦百歲餘之後也又卒以此發其光而傳夫豈非千載之遇耶而吾以徵賢烈之不可無後而又嘆詩禮之澤之不可一日不浸灌於天下也久矣
新修武寧縣志書後

太僕寺卿 盧 浙 容 菴

道光三年邑侯陳秋河先生奉中丞程月川先生通檄纂修邑志幾閱月稿本告成乃錄取凡例屬邑諸君子與志事者合詞郵書京邸以諗予而使序其後書中具言陳侯履任二載政治廉明百廢修舉如

上諭亭

文昌宮

學宮正誼書院侯至皆輪奐一新

鄉人士服義從風靡不趨事恐後而正誼書院與育嬰堂十鄉樂輸且不啻巨萬此志書成四十有四卷卽將集費開雕矣予覽之不禁欣躍而於鄙私正竊有用爲

感慰堪共白者中丞學問經濟悉本先儒所至於教養諸政無不實力推行其成績已見於嶺南集山左中州諸集矣予提學河南時中丞爲方伯相與言政事文章甚洽嗣中丞開府粵東旋遷山左嘗上疏言山東直隸水利特以書寄質於予予爲詳答殆千言且曰三代以下井田不可復而溝洫之制則斷不可不復中丞甚躓之未幾遷撫江西瀕行過臨下問予曰先生以教養爲政安往不得顧吾江有敝俗唯溺女爲最當事者亦屢經飭禁近稍息矣而猶未盡今先生以大賢居高位乞留意問曰有育嬰堂乎予曰有之然不可恃大抵經費不足皆具文耳中丞領而去尋聞中丞至江卽有溺女之禁今者吾邑育嬰一堂十鄉皆有輪助私心竊計毋亦陳侯與修志一事同受檄於中丞竭力而奉行之者乎此予之所隱慰者也抑予於此又有惜焉昨者二月初吉中丞奉

皇上新命辦理直隸山東水利矣前數日閱邸報吾陳侯亦以中丞簡調

奏請遷臨川矣幸矣哉此志之輯業已有成卽中丞朞月之間已著已可之效方今

聖天子在上厲精圖治慎簡賢良所願繼之者於吏治民風教養諸政皆實力講求而吾邑人士於陳侯所修舉慎始敬終永永無廢至於是志觀來書及凡例別類分門悉遵憲檄其間星野沿革古蹟等邑前輩余盛諸公幾經參考厯詳舊志今皆仍之名宦人物儒林文苑善士

列女藝文傳記序及雜著古近體詩等應有事增益者
陳侯皆秉公甄核無濫無遺於戲善矣予不敏繫官於
朝雖不克與邑諸君子從侯之後共襄斯盛猶幸數千里
外不我遐遺使得殿言志後有榮幸焉乃爲書之匪敢
言序庶以誌吾桑梓關情區區欣願之素藉手以復於
陳侯暨邑諸君子其可耳

錄車孝子

程銓

車必秋武寧人莫詳其先世父亡母老矣家貧與人客
作蚤起執爨老母異糧肉食畢然後如其主家及日中
又至亦如之垂三十年未嘗一宿五里外也母宿故無
帳幔山蚊夏厲不得眠必秋就牀扇之俟母睡酣然後
寢冬則爲之溫席雖敗絮母殊安也無何母卒哀毀骨

武寧縣志

卷三十九

藝文雜著

三十六

七百五十一
四百六十五

立枕草於地三年不改葬母其父隴酒肉位父母陳設
勸啜如事生然除夕荷薪一束詣墓前燔火獨坐達旦
謂之陪歲遇大雨雪則先結茅爲龕卷伏如蝟山下人
望火光競喧傳以爲笑今年四十有奇矣行且老貧益
甚人竟無有知之而恤之者僻壤窮民不讀聖賢之書
不求譽聞於世而事父母與紈袴異其亦得天獨厚者
歟然吾聞歐陽子云惟爲善者能有後如孝子者其食
報固宜如此耶

書錄車孝子後

程鏡

車必秋事母孝無有道之者閨榻至來軒傳曉春行三
十里以必秋告兄茝房錄其事閨榻如南茶將訪必秋
拂席豆穀以待聽濫句而不至夜夢母拊之曰張先生

至南茶爾何不往見耶必秋執其手大哭而醒遂坐達
旦來奔必秋自言思母恐不安祝夢勿得嗚呼異矣

新修縣志跋

贛州府教授 張紹璣

道光壬午歲 上憲諭修江西通志及洪都書院育嬰
堂繩金墦等事邑 明府陳公秋河先生集各鄉紳十
謀之無不踴躍從事惟通志一項必先修縣志乃足以
資採擇復發格式各屬分門編輯慎其事所以重其書
也吾邑志書 梁明府編輯後越今四十餘載其間應
行增入者頗多爰設局正誼書院 明府總其成折衷
可否一秉至公同邑諸君子各分其任予適奉檄委署
贛州府教授未獲共襄其事次年夏卸事旋里大綱已
舉予亦間叅末議互相校讐稿成申送 府憲核定將

武寧縣志

卷三十九

藝文雜著

三十七

七百五十三
四百九十九字

以付梓而各鄉所輸經費不敷艱於籌辦 明府與諸
君子命予爲主修予出六百餘緡應之上舍余君相復
以三百緡益之而志乘適觀厥成矣是役也經始於癸
未仲春告成於甲申季夏門分三十有二卷分四十有
四計字四十一萬三千有奇釘成一十二帙拾遺補闕
有善必彰美哉徵文考獻之資其在斯乎予竊以爲馮
志值兵燹之餘典籍散亡未免簡陋鄒志雖燬而蒐羅
廣博考覈精詳良費苦心其藝文一帙悉經余盛諸先
輩淘潤以成實爲志乘大觀後之修志者斟酌損益足
稱完書武雖褊小人文不盛於他邑而覽志乘者未嘗
不嘆有本有文足以信今而傳後也道光四年七月既
望謹跋

蝦蟆神辨

署教贛州張紹璣
潭人

道光己丑秋七月予族姪松園以湖南沅州協鎮進京
引

見越數日署中忽有一蝦蟆重數觔踞案上皆駭之命畜之
池不見次日又伏內室笥上目光炯炯有霞舉之勢遍
詢父老僉曰此江西福神也入其家必祥性嗜酒且喜
聽戲乃設香案具酒殽召梨園演劇侑觴飲酒可數斗
醉時見歌聲入妙輒起舞咸目之爲奇焚香跪拜尋松
園南旋甫抵鄂城卽奉

命遷陞廣東潮州總鎮便道歸里爭告之信爲祥瑞之徵予
竊以爲不然古有功德於生民社稷者載諸祀典歲時
致祭所以崇德報功非藉以邀福也自感應之說起人

武寧縣志

卷三十九

藝文雜著

三十八

七百五十四
四百九十六

綱人紀所謂庸行者置焉弗講雖鄉間土神淫祀必齊
戒沐浴不辭跋涉不畏艱險披髮草履稽首於土隅木
偶之前稍得順意輒以爲神力扶持非關命數而婦人
女子爲尤甚蝦蟆蛙之大者也又名蟾蜍名老蛤名田
雞皆蟲類也馬援傳曰子陽井底蛙耳妄自尊大莊子
云井蛙不可與語海蛙固不足掛人齒頰矣且嗜之者
謂其味美用以佐盤餐宴賓客吾邑南鄉大者甚多人
爭食之彼固謂能降福於人也使其生於南鄉見者取
而烹之蝦蟆欲自保其身不可得矣烏能降福於人耶
吾聞天道福善禍淫又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孔子云
獲罪於天無所禱也天欲禍福人神雖有靈不能與之
抗其他何足道哉乃好媚者邀福於神不止併邀福於

一蟲而以蟲爲神焉則惑之甚者也今沅州蝦蟆未知何在倘仍踞署內惶惑人心予將親往面叱問其果操何道使人奉之如神若是蝦蟆有知應慚愧無地消沮閉藏之不暇矣爰構此以辨之願世之好媚者共解其惑焉

重葺縣治前明先僉事石坊引

訓導方觀

吾方氏自宋遷武於居爲古其仕宦品秩紀於家乘而世遠事湮無徵莫詳至明吾支叔祖雁里先生以嘉靖乙未登進士第授刑部司旋奉特命決張延齡重獄復奏免里民自輸移吳鎮漕兌於豫章民困盡蘇後以倭蠹調餉軍糧積暑成疾而卒進士之有坊常典也公原不以此重公少時居家以孝稱於鄉里親喪廬墓三年

武寧縣志

卷三十九

藝文雜著

三十九

七百五十五
四百七十七

故達而終能忠靖王事夫武寧之定縣也始於唐前者多進士矣後者亦有人而公之坊獨中官城而豎之於縣治之前蓋不特崇祀鄉賢而當年

朝廷之重公榮公者已大有在迄今二百五十餘年邑之人無不望公坊而頌公矧其爲同支合族之裔顧可聽其風霜雨雪崩礫而不顧哉乾隆十四年於曾祖稍爲補葺今復集族之人而商厥事咸不以家計辭難踴躍樂輸觀爰爲之引以弁其首

跋先僉事石坊記後

是役也責將安委於修葺先塋後同宗不以貧難復樂順從投牒新舊縣尹皆盛意褒嘉及期興工而在城親友視如己事所需架材藉用諸物隨假隨應米鹽薪酒

且代墊而先卽至坊下小肆亦羣煑茗以餉石工往來行人繞道迴避類欣欣均懷必成之喜若有不能自己者嗚呼果何所爲而出此也巨石數千觔下上若鴻毛不五旬而事舉而又適逢吾友余君主講正詣文而記之刊嵌坊石之間自今後數百年當必有繼起而任之者觀謹拜首書後

惜字會引

邑舉人 葛利賓 瀛臺

蓋聞鳥篆蟲文精英洩乎宇宙金章玉牒祕奧授諸神靈攬勝搜奇瑤華啟秀連篇累牘汗炙流芳價彌重於琳琅光直騰乎奎壁乃自雲箋擘繭露汁研松鶴眼誇藝圃之田龍鬚執管城之友驚鴻舞鶴共侈臨摹勒石鐫梨爭豪印刷縱牙籤錦軸寶惜不乏名流而斷簡殘

武寧縣志

卷三十九

藝文雜著

四十

七百五十六
四百二十九

編污褻類多庸俗泥滓囂塵之內楮片飄零窓櫺几榻之間墨痕溷雜每當觸目益覺傷懷爰解餘費用聯勝會聚蠅頭之小費收蠹迹之遺灰編黃竹以分儲遣褐衣而徧覓不須問字何嫌曳白之文可比聚珍仍是生香之墨靚風前之片片笑捻江花尋雨際之零零細拈鄭草遂覺雲烟落紙呈彩色於當前好憑爐鼎騰輝煥文光而直上儒生豈談果報恍續杏壇薪火之傳夙夜堪對聖賢庶申章水瓣香之敬